

聖

陳抄本校過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司馬彪九州春秋

甘泉黃奭學

崔烈

崔烈廷尉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時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恨不小斬可至千

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

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

注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

或作株根本也案此注係陳禹謨補引

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  
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  
望烈曰何為然也鈞者論者嫌其銅臭耳烈  
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  
平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烈慙而止書鈔五十又初學記十一引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  
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  
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  
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  
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公搥而走可謂孝乎  
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  
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又御覽二百

陷

八引同初學記惠棟後漢書補注十二引烈  
時為廷尉卿又引均字元平又引鈞曰舜之  
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也  
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又陶九成說乳載此  
事與初學記十一同烈子均下有字孔平三  
字

王芬

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  
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  
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  
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

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  
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三國  
魏志武帝紀注惠氏後漢書補注卷八載何  
焯轉引陳蕃子逸至結謀會於芬坐作會於  
冀州刺史王芬坐攸上有許字

### 楊鳳

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  
羝根苦嶠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  
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干毒等各起兵大者  
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

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  
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三國魏志張燕傳注

### 張燕

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  
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收癭  
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  
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  
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

曰黑山也

後漢書袁紹傳注

大洪緣城苦蝮

後漢書朱雋傳白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注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晒作蝮音才由反

閻忠

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

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  
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二十六萬方  
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面  
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  
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  
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  
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  
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  
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

羽

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  
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  
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  
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朋檄先馳  
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  
天網以爲網羅京都誅闔宦之罪除羣怨之  
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  
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  
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

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於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制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三國魏志賈詡傳注

董卓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金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胡軫

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都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

亂奔走

後漢書董卓傳注

呂布

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义卓車或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

後漢書董卓傳注

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

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張邈傳注暹奉韓暹楊奉也勳謂張勳為袁術將

田景

後漢書董卓傳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焦和



務

側子

注

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師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遂蕭條悉為邱墟也

三國魏志臧洪傳注又御覽九百八十四引青州刺史焦和多為陷水丸沉河湟寇不得渡

胡文才 楊整修

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耶卿往呼之於

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三國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

引無催等至自守十二字人上無大字王允上無而字叛作亂呼作召解釋作曉諭何為

言馬廐九州春秋  
耶作何爲乎卿往呼之作卽往諭之

### 樊稠

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

與

心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 劉虞

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卽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塗污忠臣耶

三國魏志

公孫瓚注

韓暹

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

殺後漢書董卓傳注

韓馥

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

崩

有張楊於浮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後漢書袁紹傳注

至厠因以書刀自殺後漢書袁紹傳注案范史馥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厠自殺

張純

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三國魏志公孫瓚傳注案魏志漁陽

張純誘遼西烏丸邱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 公孫瓚

還屯廣宗界橋

後漢書袁紹傳注時袁紹將麴義追至界橋

唾

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

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

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視

御覽三百三十變舊作慶誤又後漢書公孫瓚注引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而決說郭載公孫瓚為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今視孫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

穀案孫之二字有誤

### 侯成

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

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

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

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

跪言間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

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

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作兄弟共

謀殺布耶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

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三國志

張邈傳注又御覽八百九十四引至得所失馬悉得作竟得賀下無二成字釀上有或字蓋成字之誤

### 朱靈

初清河季雍以郇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

靈家皆死三國志徐晃傳注又御覽三百十引遂力戰拔之作戰遂拔之未

### 袁紹

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

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  
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  
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  
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  
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  
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傳注

三國魏志袁紹

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

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  
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 袁譚

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  
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  
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  
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  
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人也信

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  
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  
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  
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邱野  
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  
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  
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魏志袁紹傳注

### 袁術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  
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  
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悲必長見敬  
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  
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  
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三國魏志袁術傳注又後漢書

袁術傳注引語之作給之見術上無後字諸婦人因共絞殺作諸婦因是共絞殺之而死下有也字末有焉字

### 郭圖

圖字公則

後漢書袁紹穎川郭圖注

陳瑀

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邱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三國吳志呂範傳注

杜襲

關

又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鬥語子緒曰勇可習也三國魏志杜襲傳注又御覽二百六十二引至稍敢出面聞兵攻聲下有恐懼二字又白六帖二十九引劉表攻西州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急恐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一日出問消息四五日負楯親鬥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案魏志注御覽俱引作柏孝長此作柏季長又說郭載此事聞兵攻聲下有



恐懼二字亦云南陽功曹柏孝長則作孝長者是

### 臧洪

臧洪為青州刺史被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  
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  
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  
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  
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書鈔一百四十四  
陳禹謨補又  
七十二虞引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  
糧食盡厨有米三斗主簿啟進內稍以為糜  
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眾  
共歠之說鄒載此事與書鈔七十二同糧下

無食字進內作白字稍作欲糜作薄又一條  
載臧洪事與書鈔一百四十四同復食下無  
者字無請中分三字歠之下無殺其愛妾至  
末

### 孔融

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  
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  
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植根本不肯碌碌如  
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  
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  
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

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  
氣溫雅可玩而誦誦字疑衍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  
殺五部督郵姦民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  
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  
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  
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  
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  
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

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  
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境棄郡而去  
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  
比郵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  
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  
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  
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  
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

相

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  
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  
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三國魏志崔  
季珪傳注又  
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引孔融為北  
海相一朝殺部督郵案部上脫五字又書鈔  
六十九引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攻流  
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  
自若也

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旗  
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  
干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

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能平御史

大夫郝慮知旨以免融官

御覽八百四十四  
又事類賦酒引至

內不能平

孫策

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  
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三國吳志孫策傳注

郭嘉

曹公征烏桓諸將曰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

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  
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用之則恐不能制輕  
之則備不爲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  
之後漢書袁劉傳贊注

賈詡

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  
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讐  
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  
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

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  
下者君也御覽四百六十七

劉備

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  
嘗於坐中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  
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  
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立是以悲耳御覽三百七十二又三國蜀  
志先主傳注引備住荊州數  
年嘗於表坐起至厠下同流涕上有慨然二  
字表問作表怪問不立作不建

傅幹

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  
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  
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  
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  
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  
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

土

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  
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  
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  
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  
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  
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  
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  
曰玄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又書鈔一百十六  
引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往者天  
下大亂至分土定封下即接普天之下至軍  
遂無功疑幹字彥材已下十八字是裴松之

土

注又御覽四百五十六引曹公征孫權參軍  
傳幹諫曰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惟明公  
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  
不從軍遂無功

### 魯肅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  
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  
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  
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  
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  
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卽

遣周瑜助備

三國吳志魯肅傳注

### 龐統

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  
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  
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  
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  
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  
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  
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

詩馬鹿九州春秋

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  
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  
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  
行三國蜀志龐統傳注

楊修

夏侯淵為劉備所殺於平陽曹公自長安出  
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令曰雞  
肋官屬不知所謂楊修便曰夫雞肋棄之可  
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還也遂引還

比

修

御覽四百三十二又御覽九百十八引魏王  
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  
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修曰夫雞肋  
棄之則可惜噉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  
去也乃白戒嚴王遂還又事類賦雞引同御  
覽噉之作取之又藝文九十一引同御覽無  
欲守復難四字官屬志武帝紀注引時王欲  
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  
自嚴裝人驚問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  
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還也  
又說鄧載夏侯淵為黃忠所殺操臨漢中至  
陽平欲攻劉玄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  
乃出令曰雞肋官屬不聽所謂楊修便自嚴  
裝人驚問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可惜  
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還也俄操迴  
師時人伏其幾決

司馬彪九州春秋 三

司馬彪戰略  
甘泉黃頤學

陣抄本校過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司馬彪戰略

甘泉黃頤學

劉表

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越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七引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至今矣吾欲徵兵恐

越



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師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

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

宗賊至者五十五人

後漢書劉表傳作十五人惠氏補注十七引戰

略曰五十五人

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卽授部曲惟江

夏賊張虎陳生

後漢書作陳坐惠氏補注十七曰戰略作陳生擁衆

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往說降之江南遂

悉平

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傅幹

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  
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  
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  
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  
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  
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  
雖疆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  
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  
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

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  
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  
之策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  
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  
氏之背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  
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  
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  
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三國魏志鍾繇傳注

孟達

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文帝以達爲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郭汗蘇合香亮使郭摸詐降過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摸語儀言玉玦者謀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御覽三百五十九

司馬懿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懿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

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御覽三百三十七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塹監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塹而車輪以大七

採穿中又監輪障其前

御覽三百三十七

蔣濟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

治

得

言康虞職畧

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三國魏志蔣濟傳注

傅嘏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

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屠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宏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

攻

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

塔土

言馬鹿蹄  
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  
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  
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  
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  
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  
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  
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  
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  
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

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  
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  
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  
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  
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  
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  
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  
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

虜廷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必不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三國魏志傅嘏傳注

王基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列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

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  
皆山險夾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  
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  
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  
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車上邽文  
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  
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  
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

權 基

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  
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  
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  
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後  
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  
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  
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二國魏志王基傳注

附錄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



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  
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絕  
去冠纓然後上燭初學記二十五引戰略案  
事與九州春秋相表裏此敘及古事疑非一  
手或是敘說中一段未可知又案隋書經籍  
志載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而不  
出司馬彪戰路又另載戰路二十六卷金城  
公趙斐撰今檢云國志注俱引司馬彪戰路  
而不云兵記太平御覽亦然此屬可據不知  
隋經籍志何以闕而不載兵記又是一書此  
條楚莊王事初學記引作司馬彪戰路疑此  
或是兵記中語若趙斐之戰路則諸書無有  
引及者

平澤館校印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譙周古史考

甘泉黃奭學

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五帝本紀索隱云譙周字允南蜀人

魏散騎常侍徵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

所著古史考之說也

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史記集解全上又史記正義亦引以虞封舜子句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

史記殷本紀集解

所

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史記周本紀集解

以太王財居周地為其采邑故為周公史記魯世家集解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史記燕世家集解

案尚書君奭序正義亦引召公周之

支族句

世家

或作世本誤

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

明故也

史記集解同上

系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曰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下皆父子相傳無及故系家桓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此所引較詳刊本集解世家或作世本誤又宣侯亦宜作桓侯

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史記集解同上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二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系家以為

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姑姓也

老童卽卷章

史記楚世家集解

蘇秦字季子

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又索隱云嫂呼小叔爲季子允南卽以爲

字未之得也

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

今之巴郡

史記張儀列傳集解

案張儀列傳索隱云譙周蜀人也知天

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

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

受馮亭哉

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

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史記魯仲連列傳集解

右史記集解引十二事其陳杞世家謂佗

卽五父事詳見索隱又趙世家引古史考

曰內其女曰娃又云年表及史考趙遷皆

無諛語不能整故不編入正文後仿此

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

劉義慶世說言語篇注

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

世說政事篇注

右世說注引二事

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

劉昭續漢郡國志注

鄭厲公入櫟即此也

陽翟同上

有曲仁里老子也

相有賴鄉同上

趙衰居原今原平縣

同上

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

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

百官志注

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

藝文類聚作畧

加廣韻注作少昊時加刪其後二字

牛禹時奚仲駕馬

輿服志注又藝

文類聚舟車部初學記器物部

案通典禮部引古史考曰黃帝作車至

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駕白馬

則馬駕之制也又太平御覽車部所引

與劉昭注同惟末增仲又造車更廣其  
制度也二句

右續漢志注引六事

伏羲作瑟

毛詩譜序正義

古有塤箎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  
公善箎記者因以爲作謬矣

詩小雅正義又爾雅釋樂疏

案張揖博雅釋樂注引云有塤尙矣周  
幽王時辛公善塤太平御覽樂部亦引  
此而首句刪塤字並刪周幽王時暴辛

公善塤二句

右詩正義引二事

顓頊帝嚳帝之身號高陽高辛國氏土地之  
號高陽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  
左傳文公正義

右左傳正義引一事其少昊一事詳見太  
平御覽又昭公疏云譙周考古史以爲炎  
帝與神農各爲人

秦殺其大夫李斯

史通模擬篇

右史通引一事

禹作土塋以周棺塋音卽七反後漢書趙咨傳注案塋音句似章懷語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有舜作瓦棺湯作木棺二句

右後漢書注引一事又案鄧騭傳論注云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竭力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

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况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刊本或脫事見句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案禮記曲禮正義引古史考云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語較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元

# 父王

鳥遺卵簡狄吞之

史記殷本紀索隱

死稱廟主曰帝

索隱同上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

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

十四代故國語曰元勤商十四代興元王

契也

索隱同上

棄帝嚳之胄其文亦不著

周本紀索隱

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

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

索隱同上

繆公名任好

索隱同上

初為軍賦

索隱同上

步以人足非獨秦制

始皇本紀索隱又史記正義引步人以足為數

非獨秦制然多為數然三字

呂尙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

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尙其後也

齊系

家索隱

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

索隱同上

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

魯系家索隱

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

燕系家索隱

春秋傳謂他即五父與此違者

裴駟集解亦引此二句他

作佗下句作世家與傳違此以他為厲公太子免弟躍為

利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無諡故蔡人殺陳他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

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為厲公遂以躍為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為厲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公錯耳班固又以厲公躍為桓公弟又誤

陳杞系家索隱

索隱同上

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

立

楚系家索隱

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



者行有周衛豈聞亂

史記正義作豈得救亂

而獨長驅

日行千里乎

趙系家索隱又史記秦本紀正義

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據

趙系家索

隱弟武公立

以予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

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

虎狼乎

魏系家索隱

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  
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為禽獸之行

祗

夫成事在德雖有姦子七十祗以長亂事豈

然哉

田敬仲系家索隱

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

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

留侯

系家索隱

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

命何非弟子之流也

史記正義亦引此四句惟而云句刪其如何三字

今亦列此在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

且繚亦作遼

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  
為游說之士 蘇秦列傳索隱

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 孟荀列傳索

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呂不韋列傳

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 補

皇紀索隱

右史記索隱引二十七事其零句之不可

編者如吳系家子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孟

子卑作卑軫齊系家祭公慈哀公不辰芮

姬依左氏作鬻姒公驚作敬陳杞系家德

公作惠公平公名鬱作郁來哀公諡懿無

康伯而云子牟伯立宋系家宋公稽未諡

故名晉系家武侯寧族作曼旗獻侯作蘇

楚系家楊粵作楊越滅夔作滅歸鄭系家

武公掘突作名突滑趙系家主父開之作

閉之幽繆王遷作王遷無諡魏公子列傳

有能深得趙王陰事作探得並足考異至

如秦本紀天賜處父石棺謂事非實譙周

深所不信魯系家惠公爲息娶宋女奪而妻之言譙周亦深不信共孟生衰言譙周以此爲誤管蔡系家聲公野隱公通按譙周云春秋無其事楚系家中子紅有本作藝經二字音摯紅古史考無趙系家引穆天子傳言西王母謂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云地名在西域有何見乎刺客傳與仲子爲讐云一作難譙周亦

周

同司馬相如傳引淮南子論烏號弓謂古史考同此說自序傳引臣瓚言司地官宜曰北正譙周以爲然補三皇紀云譙周以燧人爲皇此類雖引允南之言而變其本文故並附後內烏號一事詳見選注又按補三皇紀云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況譙皇二代皆氏傳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所云譙皇當指周與皇甫謐

謐撰帝王世紀

惟二代皆氏傳五字似刊本有誤

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

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文選七發注太平御覽兵部名下多日烏號三字

覽兵部名下多日烏號三字

案此事太平御覽兵部所引語與選注

同又木部引譙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

超翅彈枝烏乃驚號伐取為弓故稱烏

號弓

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

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文選王元

長曲水詩序注

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文選辯命

論注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無欲於是堯禮

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

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

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夏當居巢故

一號巢父與君苗君冑書注亦引許由夏常居巢二句不可知也

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文選士衡演連

珠注

右文選注引四事

諡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

諡所以勉為善也藝文類聚禮部

黃帝作弩藝文類聚軍器部又北堂書鈔帝王部廣韻注太平御覽兵部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藝文類聚食物部

神農時民方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同上

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藝文類聚

方術部

案太平御覽方術部引庖犧作卦始有

筮

右藝文類聚引五事

教民耕農北堂書鈔帝王部

以勾龍為后土北堂書鈔帝王部

命重黎氏為南正同上

庖犧作易宏開大道

北堂書鈔帝王部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

同上

案廣韻云黃帝始造釜黃帝始作甑太

平御覽器物部引黃帝始造釜甑

神農作耒耜

北堂書鈔同上又廣韻注云神農作耜又云神農作耒又太平

御覽資產部同書鈔

虞卿躡躠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說贈金百鎰

再說以為上卿

北堂書鈔設官部

右北堂書鈔引七事案書鈔禮儀部引秦

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及卜吉即營邑之

夢大蛇從天屬地其口止酈以為上帝之

徵上初以酈為上時祀白帝有光如流星

者也明陳禹謨本又增其文茲据善本書

抄正定之

秦君遣楚子書曰願與會武關面相結楚子

往秦君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稱為秦王楚

子至則關閉

初學記地部

炎帝有火應故置官師皆以火為名

初學記帝王部

又太平御覽皇王部

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初學記同上

神農作市此句又見廣韻注高陽氏衰市修况

融修市初學記居處部又太平御覽居處部

右初學記引五事又器物部引云古者茹

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事詳御

覽

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筭三十六管釋元應衆經音義卷

八

# 露精

右衆經音義引一事

太古之初民吮精露食草木實太平御覽天部

元曰太史乃占氣象以知吉凶隨分野書之

太平御覽時序部

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

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

鱉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聖

人以火德王自以火德王句下又見禮記曲禮正義造作鑽燧

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人民大悅號曰燧

人太平御覽皇王部止此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

以儷皮為禮史記索隱補三皇紀亦引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句北堂書

鈔禮儀部作嫁娶以虎皮為禮禮記曲禮正義作琴瑟以為樂

案燧人事廣韻注亦引之又資治通鑑

卷十音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

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庖及神農

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

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語

雖詳恐即用初學記諸書

己

學

有熊氏已姓或曰姓公孫太平御覽皇王部

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自以金德王句下又見初學記帝王

部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

皞太平御覽同上

案左傳文公正義譙周曰金天氏能修

太皞之法故曰少昊也

高陽氏妘姓以水德王太平御覽皇王部

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太平御覽皇王部

王赧卒後天下無主四十九年以歲所紀之



太平御覽皇王部

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北山石為鳥  
太平御覽居處部

昆吾氏作瓦  
太平御覽同上又雜物部云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堯作瓦棺湯作木棺  
太平御覽禮儀部

周公作鬻  
太平御覽禮儀部

箴暴辛公所造舊志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  
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  
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器辛公安得造  
太平御覽

樂部

孟莊子作鋸  
太平御覽器物部

烏曹氏作輒  
太平御覽雜物部

庖犧作卦觀象而作網  
太平御覽資產部

伏羲時靈龜負河圖  
太平御覽鱗介部

詩經古義

Blank lined writing area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書